

◇尘世写真

江堤即景

李传玺

傍晚，长江大堤上仍然很紧张繁忙。下午从徐州赶来的野战部队将一船沙袋运到华阳闸、同马大堤与江调圩交汇的坝顶——下午我去坝上，看到他们正在赶运，同他们交谈，带队的27岁连指导员竟然是老乡，霍邱小伙子，姓黄，参军已经十年了，他们连分成两拨，一拨由他带领，一拨由连长带领，在两处抢运抗洪物资——此时正由一批武警战士，排成一行，接力式地将一袋袋沙土，运到交汇处的江调圩坝，那里面临江水，已经加高了两层，现在还需再码一层，以防今夜江水可能的上涨。这里是同马大堤的一个紧要处，由于是三处的连接点，稍微不慎，不仅将使江调圩形成毁灭，更可能直接冲击华阳河闸和同马大堤。我也加入进去帮着搬运。如果袋中装有三分之一的土，大概在四五十斤，超过一半，即有七八十斤，用手直接拎就困难了，就得扛着运。

江调圩是外滩圩。它的上游是江西棉船洲，江水在它的正面又形成了汇合，今年的江水已经超过了1998年大水，虽然军民一起上阵，全力保圩，但江水逐渐逼近了坝顶。这个外滩圩坝上可是住了一个整建制的村，四五百人，一旦溃坝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为了减少损失，政府一方面撤出圩内和坝上所有人，一方面开始放水护坝，即拆出几个豁口，让江水慢慢流进圩内，使圩内的水形成一定高度，从而使坝内外的压力形成均衡。但放水进圩后，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，即由于有外滩圩，这一段的同马大堤外坡没有浇灌水泥护坡，就是一个草坡，如果草坡出现渗漏和坍塌怎么办，水淹上来后，人们也无法巡查，对，现在有了大塑料布，于是运来一捆捆，从坝顶一直滚放下去到坝底，上面再压上沙土袋。这样就可以挡住风浪。下午已经有一批批人，将此事做好。这些塑料袋都是带彩色条纹的。整个一面坡装饰上这些条纹，很是蔚为壮观。而坝顶的草皮上，武警和野战部队的战士们，将自己的头盔、鞋子、水壶等一行行整齐地排放着，也形成了一幅壮观的图案。我把它们拍下来，发到微信群里，称它们为抗洪的大地艺术，受到朋友们的点赞。

坝上来了很多人。他们不是来看水的。大都是撤出来的村民。一位老太太，姓王，我问她在看什么。我在看我家。你家在什么位置。她努力指着，就是那个拐角插红旗的地方。有可能进水么。走时还没有，外面都被沙袋围起来了，应该还没有。东西都带出来了么。日常的带了点，够用了。你家现在住哪。住在华阳商城。儿女们可回来了。还没，他们现在都在忙小的什么考试，他们相信政府会好好照顾安排我们的。我下午去大轮码头一带看了看，有一户人家被水围了，就门口稻场一点干的，一群鸭子蹲在那儿，还有一条狗看着，看我隔着水拍照，它立即站起来很凶地朝我吼着。我家也有好多鸡，现在就只能靠狗看着了。但她随即又说，鸭子好



抢险（资料图片）

说，饿了跑到水里找点吃的，鸡和狗过两天吃什么呢？

坝上每隔五百米由一个村派人看守。我们村在76碑处，对面即是棉船洲，远远望去，棉船洲已经陷在水中。一开始只要求派15个人，这两天又要求增加5个人。原先只有一顶帐篷，现在20个人呆在一个帐篷里，连转身也转不过来，中午时张士林一个人骑着电动三轮车回村里又驮来一顶。我去看他们时，他们一顶用来坐坐，一顶用来躺着休息，特别是夜里值守和巡查的，第二天一定要休息好。但白天他们基本上都不在帐篷里，一部分人每隔二十分钟去巡查，不去巡查的就都坐在帐篷外或坡上草地中。这两天天阴，气温低，大堤上风更大，他们都两臂紧紧抱着，裹着上衣。两个帐篷间挂着临时党支部的牌子，帐篷旁竖着党旗，旗子呼啦啦地飘着。这些年，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，留下来的大都是年龄大的。但今年看守队有几个年轻的队长加入，还有王太红的儿子，去年才考上大学的小伙子。我让他们年轻的一定要多照顾年龄大的，下半夜能不让他们参加巡查尽量不要让他们参加。特别是这两天夜里冷，更要注意安全和保重身体，一定要多穿点衣服。他们说，我们看守的这一带大坝应该很安全，棉船洲的那边是长江主航道，这边的是次航道，水不凶，同时岸边有大片的防护林，怕的就是坝下的沙地，这里是长江冲积地带，坝下都是沙，水一升高，就可能通过坝下的沙朝里渗。这时我才注意到坝内地里到处水汪汪的。但只要不是浑水就没事，就说明只是渗，如果是浑水了，就说明有可能出现管涌之类。这也是我们巡查的重点，由于水多泥烂，不能在上面走，到了晚上，就只能一遍遍用手电照，这是最麻烦人的。他们又告诉我，我们村子老王家对面那一小截才真要注意，那里是1954年破坝的地方，后来修好了，但下面是流沙，这几天就渗得比较厉害。你得去好好看看，好好叮嘱那里看守的人。

好。我返回。我去了我们村那一截。看守的人已经挖了条小横沟，让渗出的水迅速流走。我问看守的情

况。他们说，会过一会来看看，水流走了，就没事了，如果不挖，水长期积在这个地方，可能将土沤松，然后坍塌，那就有点危险。我们会认真的，你放心。我让村里住在那儿的人也帮着时不时盯着。

面江隔一段，为方便人们到江边活动，都要修一个水泥坡道。一处，一只月牙似的小船随意地拴在那儿，荡啊荡的，一个男的坐在坡沿上一边翻看手机，一边抽烟，一个年轻女子就着坡垫了块碎砖在摆洗衣服。我问那个男子，这船是你的，水大，要不动船尽量不要动。他头也不抬说，不是的，我是来陪老婆洗衣服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帮着洗。她就让我帮她拎来。前两年，江水一涨上来，就会有大批的人甚至是县城的后山的人都来到江边，搬个小马扎，撑着太阳伞，开始钓鱼。也有附近村民撑着小划子或橡皮舟在江滩树林里捕鱼，去年甚至看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穿着齐胸的皮裤在江边用丝网捉鱼。我说你别掉水里了，他说一辈子在江边，就这水掉下去我沉不了。但今年长江禁捕后，不仅没有捕鱼的，连钓鱼也没有了。但江边上还有另一类捕鱼的。一只小鸟，就它一个，在江边走走停停，不时把头猛一下扎进水里，一只大鸟悠悠地浮在水上，随波上下，但长着弯弯尖喙的头时不时警觉转动一下。我把眼光转了一下，再看它时，它却不见了，再过一会，它又在另一个地方浮了出来。我不知它这一猛子有没有收获。由于没有那些人的捕捉，江边水中，你仔细一看，一条条鱼竟成群结队的游着。后来的一天早上，我再上坝时，竟然看到大鱼带着小鱼在水面上嘴一张一张透气。但随即我又替这些鱼们忧虑起来。这里还是外滩圩区，以前涨水，人们只要在退水的出口处张一张大网，鱼都走不了了，江外滩的水面每年似乎不要放鱼苗，只要在涨水过后竖一张这样的大网即可。今年虽然没有这类网了，但这些随着江水跑到圩区来的鱼，千万别忘了趁着水还在漫坝游出去，否则太阳一出水就会退，你们想游回长江就来不及了。自由也处处藏着危险。

◇流年碎影

一张宣纸条

吴云庆

驱车去接胡寄樵先生，车到江边老4号码头，他已在冷风中等候多时。上车后，胡老便扭头与后排座上的余龙生先生和我寒暄几句。我看见他眼里有几道血丝，但精神抖擞。他从灰色羽绒服内兜里掏出一张单折的宣纸条，大小如蟹，递给余先生，余先生顺手接过，径直放进口袋。双方只有递接动作，没有关于纸条的任何言语。我看得清楚，很是好奇，只是才见胡老第二次，按了嘀咕，不敢多问。

这大约是2014年的事，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胡寄樵先生。胡老先生已与世长辞多年，虽未能收藏到先生墨宝，但观先生书法，风格独特超然，便知其人饱经沧桑，其书自成一家，字里行间可见先生风神骨气。

我虽置身于书界之外，却对书法有着不能割舍的爱。常高攀于热情开朗、幽默风趣的余龙生先生，私下微信多称其老师。有感便问，多有所获。前些年有幸听余先生讲课，那是种享受，仿若游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廊之上，快慰至极。偶尔遇上笔会，幸为先生裁纸左右，观其运笔，习其神韵，藉慰我心。我最爱先生之隶，用笔果断，大刀阔斧，拙成秀来。也藏一二，视为珍宝。

那日，送胡老先生返舍后，我便问起余龙生先生那张纸条。先生先是神情一愣，转而一笑，掏出纸条，展与我看。一个用红色圆珠笔写的像印章上的篆字，笔画繁叠，我不认得。再看这宣纸，就是随手撕下的废纸边角。我一脸懵懂。余龙生先生便解了谜：胡老学识渊博，平生注重钻研学问，有时遇到难以辨识的生僻字，便把它的字形摹下来交于同道查找，以便研究考证。这张宣纸条子上的内容就是要查找的生僻字。

文人之间，相交如水。为一字而托于人，是信任。受一字之托，也是信任。对学问的执着是一种文化自信的高姿，一张宣纸条传递的是文化人漫漫求索之道和浓浓相惜之情。